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 第三回 御史席間談朝政 京官衙內讀英文

蓉初走到檯面上，便問是哪個叫的，主人指著首席一個燕尾須、鶯爪鼻、身材臃腫、五十四五年紀的人道：「這位羊大人叫的。」蓉初就挨他旁邊坐下，他卻眯著兩隻眼，捻著兩片須，看個不住，那口中涎水一點一點流下。蓉初看他怪樣，笑了一笑，那主人便道：「羊大人是京裡的御史，勢力最大的，他一動筆，外省的督撫都要害怕，你好生招接著罷。」羊大人聽這主人一番恭維，頓時歡喜起來，顛著膝蓋道：「不是兄弟誇口，在那京都老爺當中，要算兄弟是一個不避權貴的，就像李少荃那麼利害，只消尋著他私通外國的憑據，也給兄弟參掉了。所以兄弟在老佛爺面前是狠紅的，宮裡的黎大叔也狠瞧得起兄弟。說兄弟是個清官王爺是不必說了，卻是要算端府裡和兄弟最說得來，兄弟受了這種知遇，更是盡心竭力，要想做一番事業，給兄弟的祖宗爭口氣。此番兄弟進京，第一就要參劾那班吃洋屁瞎吹牛皮的敗類，他們放著祖宗的法子不守，專講什麼維新，那新法都是夷狄的法，他們難道連用夷變夏這句話都不曉得麼？近來更鬧得糟了，又是什麼保舉人才咧，開設學堂咧，那都是廣東妖人康有為造的妖言。京裡外許多人跟著他哄，也不知是吃了什麼喪心的藥了。」正在說得高興，那主人卻見蓉初在他背後，只管掩著嘴笑，一會又同阿金指指搨搨的扮鬼臉，曉得這位羊大人說開了頭，是幾天幾夜都說不完的，便用話打岔道：「心翁在京多年，那京師的花事聽見說是一年盛一年了，不比從前都叫相公的。」那羊大人又起勁起來，道：「相公有什麼玩頭呢？兄弟最喜歡的是逛窯子，不過近來又被他們弄壞了，從前是一兩弔京錢就要樂一天，近來上海去的賽金花、范桂生一班人，又是海式咧、洋派咧的亂鬧，聽見一桌酒，就要二三百兩，想想我們做京官一年能有多少俸銀，多少孝敬，經得起這樣花銷麼？」蓉初哼了一聲，也不言語，便命阿金裝了水煙，立起身來說聲晏歇，一淘請過來，便嫻嫻的去了。這裡眾人又鬧了一陣，也就散去。卻說今日首座這位羊大人是個江蘇常熟人，字心柏，在京裡是表表有名的。此番進了京，銷了假，到衙供職，那時康長素師徒也都到京了，陛見下來，雖不是連升三級，卻也言聽計從，舉辦新政的上諭，雪片似下來，不知是他們請的不是，他們卻在外面誇口，如何得君，如何獻替，鬧得聲勢越大了，心計越粗了，又吸引了許多同志做個幫手，真是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。霎時間傳遍通國，心柏心中不樂，每日在書房裡踱個百遍，不知想什麼心事，有一天他去上衙門，卻是靜悄悄的，想來沒甚公事。便散步來訪同寅，要想談些閒話，走到一個窗下，只聽裡頭朗朗之聲，是些什麼瘋士脫裡花歪愛夫雪口水失文愛脫奶愛痕探痕，正在讀得高興，心柏一腳踏進道：「紫翁讀些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英文一二三四……十個號碼罷了。」心柏道：

「原來紫翁如此好學，竟能通達外夷文字，難得難得，只是兄弟愚見，總嫌洋氣重些，不是先聖先賢的遺法。」那人正色道：「心翁你說哪裡話來，自古識時務謂之俊傑，孔子也是個時聖，哪裡好死守書上的話呢。方今西學昌明，人人磨練，以備聖朝驅使，正有絕大的事業哩。不瞞心翁說，兄弟昨日備了贄見去拜康先生為師，他老人家卻十分器重小弟，說是可造之才，同卓如差不多呢。臨走之時，他給我一本拍拉圖，說是西學的奧妙盡在其中。因他看得起我，才肯把不傳之秘來傳與我，就同堯舜相傳的什麼十六字還緊要呢。你想康先生是個聖人，他老人家的話就是聖人的話了。我們後生小子，好違背他麼？所以我昨日一回來就一夜沒命的讀這本書，果然極有道理，連天文地理都有在上頭，兄弟細細揣摩，明白了好些，真是昨日今天大不同了。心翁你聽我再讀一遍，就曉得我的學問了。」心柏被他一陣亂說，氣得發昏，回身就走，口裡喃喃道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歟。天之將喪斯文也歟。」一徑出了衙門直到端郡王府裡，不知鬼鬼崇崇商議些什麼去了。那人見心柏走，也不挽留，便到康長素寓所拜謁，豈知卻是擋駕，那人說之再三，又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，對管門的一塞，方才肯再進去通報。等了好半晌，方才出來說個請字，那人頓時像得了九錫一般，搖搖擺擺跟了管門的進去，走到一間洋式的客座，長素穿了一件紗袍，禿著頭，腳上卻是一雙靴子，見了客，拱拱手，先向主位坐下。